



青海丝绸之路的含金量

王伟章

“阿千西，我心悲，阿千欲归马不归。为我谓马何太苦？我阿千为阿千西。阿千身苦寒，辞我大棘住白兰。我见落日不见阿千，嗟嗟！人生能有几阿千。”
“哥哥啊哥哥，你为什么义无反顾的去向西方。”阿千就是哥哥的意思。管乐的低沉，鼓乐的雄浑，回荡在绿野、青山、蓝天之间，一首跨越千年的大曲，至今仍触动心灵，令人血脉偾张。

鲜卑族的西迁

鲜卑是继匈奴之后又一个在北方崛起的强大民族。魏晋时代是中国民族关系剧烈变化的时期，鲜卑族从蒙古草原开始大规模迁徙到中国北方。先后有乙弗部、慕容部、拓跋部迁徙到了青海。乙弗部占据了青海湖地区，在布哈河的中游建立了一个蕞尔小国，史称青海王国。

拓跋部鲜卑迁到青海东部，先后建都乐都、西宁，史称南凉，只可惜在与西秦的斗争中失利，南凉三兄弟中兄长秃发乌孤酒后骑马摔成重伤，不久去世；次兄秃发鹿孤（即康王）设博士祭酒，开科取士，但在位3年就去世了；三弟秃发傉檀穷兵黩武，他迁都乐都后，都城（今乐都大古城）被西秦乞

伏炽盘所破，连他的太子武台也成了俘虏。南凉王朝先后只存在了19个年头就覆灭了。西迁而来的慕容部首领吐谷浑则目光深远，他北渡黄河，灭乙弗勿国，渐次占领了环湖地区，兼并氏羌。最初的吐谷浑并不强大，经常吃败仗。比如，西秦的乞伏乾归投降后秦后，吐谷浑第七任首领乌纥提，

便“屡抄其境”，后来乾归“率骑讨之”，将其打败，吐谷浑“亡失万余口”（《晋书》），遭到重创。第八任首领慕容树洛干即位后，“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自称大都督、大单于、吐谷浑王，并“轻徭薄赋，信赏必罚”，一时间，“沙、湟诸戎皆附之”（《资治通鉴》），国力大增，吐谷浑走向强盛。

吐谷浑，马背上的骄子

“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吐谷浑与慕容廆是鲜卑部落慕容涉归的两个儿子，慕容廆以嫡子身份继承大位。吐谷浑仅得牧民1700户。春气萌动，两部的两匹马相斗，激怒了慕容廆，责备吐谷浑。吐谷浑怒，率部西迁。慕容廆后悔不迭。忙让人追回吐谷

浑。吐谷浑说：“当年父亲在世时，曾占过卜筮，说我们兄弟两人在一起会相克不昌。我是哥哥，又是卑属庶出，理应离开，况且因马争斗相怒而别，这也是上天的启示。今天，你们若能驱马东行，我便回返，若马不还，我便相随之。”战马向东只走了300余步，

便返转，悲鸣西行。慕容廆在兄长走后，朝思暮想，无限悲伤，自作了一首《阿干歌》，常常击节自唱，泪流满面，表达出对远走兄长的无限怀念之情。慕容廆晚年时从儿孙们争斗的身上，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他岁暮击节吟唱《阿

干歌》，既是对兄长的思念，也有对子孙的警诫。当慕容廆的子孙在昌黎棘城（义县头台乡河夹心）建立了大燕国之后，《阿干歌》就作为皇帝出巡或者祭祀宗庙时演奏的鼓吹乐大曲，就像现在的国歌一样，在大燕国中到处传唱。

吐谷浑对丝绸之路的经营

吐谷浑人由东北远徙到河湟地区，后来又进入今柴达木盆地，统驭广阔的羌人地域。吐谷浑十分重视东西方贸易，历代国主都通过自由贸易，物物交换，不断增加了自己在东西方贸易中的分量。通过今天青新边界附近的噶斯口西行的道路被称为吐谷浑道。

吐谷浑分流丝绸之路的能力大大损害了中原王朝的利益。尽管吐谷浑人帮助北魏消灭了夏国的残余势力，且接受北魏的封号，但在北魏讨伐北凉时，吐谷浑人感到将危及自己，在其首领慕利延率领下，“西遁沙漠”，后来北魏又“遣使宣喻（谕）之，乃还。”可是不久魏人却又利用吐谷浑内部争端，发动声势浩大的军事进攻，慕利延被迫再度西迁，后来更西逃为西征，“入于阗国，杀其王……南征罽宾。”他居然做到了像一句成语所说“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从出发地到罽宾，比其祖辈从东北迁到河湟的距离还要远，难怪后来英国史学家帕克称其为一次不同寻常的旅程。

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还发生了另一起重大的外交事件：吐谷浑的第十八代国君夸吕向北齐国派遣了一支使团。使团的行踪引起了西魏的关注，西魏的军队探听到这支队伍回归的路线和时间，在凉州以西的赤泉袭击了他们，“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彩绢丝绢以万计。”《魏书》在叙述吐谷浑情况时说：“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在青海德令哈郭里木遗址出土的版画上，我们看到一副那个时期的精美漆画：吐谷浑将军护送着商队，各种装束的胡人牵着骆驼，骆驼上则是高高的货物。

吐谷浑时期的入青之路

吐谷浑对外始终保持着开放的态度。无论是商团、使团以及僧侣。青海毗邻甘肃，两省间东西以黄河为界，形成天堑，必有桥渡可通。吐谷浑自是多设渡口，方便来往交通。当时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是由枹罕西行渡黄河入青，黄河渡口共有两个，一个是临津渡，另一个是凤林渡。临津关和临津渡在今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官亭镇河南岸大河家；二是由金城往西渡黄河，历史上有钟泉河、新城、八盘峡、小寺沟四渡，其中小寺沟是首要津渡，八盘、新城

次之。义熙年间（公元405年至公元418年），西秦在炳灵寺附近的黄河上架起了长40丈、高50丈的“飞桥”。刘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僧人法勇（昙无竭）等一行25人就是经过此桥入青海境往西域求经的。

北魏神龟元年（公元518年），已迁都洛阳的胡太后遣崇立寺的比丘惠生向西域求经，有敦煌人宋云偕行，由湟水流域经赤岭（今日月山）、伏侯城（当时吐谷浑都城）西行至都善。梁释慧皎《高僧传》载，刘宋京师中兴寺高僧释慧“路由

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琮等，敬觉德间，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梁书》载：南朝梁立国时，吐谷浑河南王休留代死，“子休运袭爵位。天监十三年，遣使献金装马脑钟二口，又表于益州立九层佛寺，诏许焉。”吐谷浑王室两次在益州建寺，可见西蜀与吐谷浑社会联系之紧密。在东来的国外僧侣中，以犍陀罗国的阇那崛多为例。他在东来途中，曾于阇那留一段时间，然后经过吐谷浑到达都州，于北周武成元年（公元559年）抵达长安。

大漠中的九层妖楼

九层妖楼是青海都兰当地人把对热水一号大墓的俗称，是青海都兰古墓群中最为壮观的一座墓葬。墓冢高33米，东西长55米，南北宽37米，从上而下，每隔1米左右，便有一层排列整齐横穿冢丘的穿木，共有9层之多，一律为一般粗细的柏木。从正面看像一个“金”字，因此也有人称其为东方金字塔。大墓前是5条巨大的殉马坑。出土的活马骨骼有87具之多。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在今都兰县境内

发现吐蕃时代墓葬近千座，并发现了包括热水一号大墓在内的60座墓葬，出土丝绸残片达350件，其中图案不重复的品种达130余种，其中112种为中原织造，18种为中、西亚地区织造，而在中、西亚织品中，以粟特锦居多。有一件织有中古波斯人使用的婆罗钵文字锦，经德国哥廷根大学中亚文字专家确定，上面所绣文字是波斯萨珊王朝所使用的文字，意为伟大光荣的王中王。这是迄今已知世界上仅有的一件8世纪波斯文

字锦。在出土的丝织品中，还发现一些装饰性图案中就有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原型。赫利俄斯是希腊神话中提坦巨神许珀里翁及其妹妹妻子特伊亚的儿子，每日驾驶四马战车在空中奔驰，从东到西，晨出昏没，用阳光普照人间。除丝织品外，墓葬中还出土了大量东西方文物，中原文物有唐开元通宝钱、小宝花铜镜以及大量漆器等；中、西亚文物有粟特金银器、玛瑙珠、红色蚀花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

等。入选201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中出土的鎏金王冠制作之精美，令人惊叹。丰富的文物遗存展示了古代汉藏文化融合的进程和唐代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7世纪中期，伴随着吐谷浑的亡国，古老的青海道被吐蕃王朝所控制，并通过它同中原和西域之间频繁展开商业贸易。大量东西方文物尤其是相当丰富的丝织品的出土，表明在吐谷浑吐蕃统治时期青海丝路之繁荣。

虎年说同德三珠金虎符

王伟章

金虎符，2020年发现于紧邻同德县秀麻乡黄河东岸的德格村公博雪加，由伏虎底座、符首、左右外框和写有八思巴文的两片鎏金牌六部分组成。连伏虎底座和符首的总高为32.3厘米，宽13.3厘米，重量为785.01克，框内鎏金牌高25厘米，宽9厘米。两片牌似现代的相片背对背嵌入框。牌面置孔，方便系带。金虎符首部分刻花草纹饰和三颗大圆珠。采用范模浇铸，冲模成型，篆刻加工，铭文阳刻鎏金装饰，底子挂锡防锈，其工艺之复杂，制作之精巧令人惊叹，应该说不是一般之物。乌云毕力格根据其特征暂且命名为秀麻元代八思巴蒙古文金虎符，简称秀麻金虎符。

关于虎符，青海出土不多，一个是我虎年说虎系列中已经谈过的王莽时期放置在西海郡的虎符石匱，另一个也就是这件随身携带的元代八思巴文三珠金虎符了。以虎的形象制作或装饰于金属器具，在中国的考古发现之中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伏虎是青铜重器，是和玲珑宝玉一起承载礼仪和权力的重要标识。特别是在军事上，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用青铜或者黄金制成伏虎形状的令牌，称为虎符，作为国君调兵的凭证。

元代是统一的时代，元代符牌作为继承辽金符牌制度的忠实执行者，为加强对广大疆域的统治，通过形制、材质、制作工艺、文字内容的变化，制作了不同职阶、不同用途、不同等级的符牌。《马可波罗游记》对金牌的颁发有详尽记述：“百户得到的是银质奖牌，千户得到的是金质奖牌，或是银包金的。这两种奖牌重一百二十两（古计量单位）。万户获得的是铸有狮子头像的金牌，重达二百二十两。凡是十万军的统帅或一支大军的总指挥，获一枚重达三百两的金牌。”元史》记述的符牌种类，就有金虎符、虎符、虎头金牌、虎头银牌、虎头圆牌（又分金质、银质、铜质、铁质）、金符、银符、海青符、平金牌、平银牌等，不一而足。按用途，这些可分为圣旨牌、典兵牌、职官牌、职事牌、乘骑牌、夜行牌、夜巡牌等。

说到圣旨牌，就必须提到召还岳飞的12道金牌。宋沈括《梦溪笔谈》中介绍说：“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金字，光明炫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也。”古时调动军队的文书，插上鸟羽，以示紧急，必须速递，与革命战争年代的鸡毛信相似。北宋熙宁中，朝廷又新增了更快更紧急的驿传，名为金字牌急脚递。这种金字牌并非黄金铸成，而是朱漆木牌，牌子上也不是用黄金铸字，而是将皇帝的命令以金色书写。“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院莫得与也。”按当时的规定，金字牌使用权限只限于万乘之主皇帝，连最高政务机构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及执掌军队边防的枢密院也无权发用。驿卒领受金字牌后，以马接力传递，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黎民百姓，“望之者无不避路”。岳飞抗金节节胜利，宋高宗唯恐岳飞北伐成功，坏了和议，更恐岳飞迎还二帝，遂在一天内连发12道金牌，即12道金字牌急脚递，敕令岳飞即刻班师。金牌是当时皇帝的最高指示，岳飞迫于君命，只好洒泪告别北方父老，班师南归了。

元帝国疆域庞大，期间制作了数量众多的虎头圆形职官牌，常见在牌首雕刻了一个虎头，大鼻居中、

两眼圆睁，眉似犄角，似牛似虎，双爪持牌、面目狰狞。职官牌虎头其实只有虎脸，无虎牙以下部分，圆牌篆刻“仰仗永恒苍天之威力，对军官们，祝愿皇帝圣明”八思巴文，体现称颂皇帝论功行赏的意味。过去认为正面虎头形制等级很高，其实是不了解元代牌符制度造成的。同时职官牌存世数量较多，直接造成目前文物市场上假货横行。

金虎符作为圣旨牌之外最重要的军事符牌，不说其他，仅就八思巴文“上天眷命，锡皇帝之徽名，若不听从之人，断罪并处死”直接宣扬着皇帝无上的权威。其虎的形象类似是西海郡的虎符石匱伏虎，朝右而卧、双目直视，尾巴卷在身体左侧，尾巴尖稍稍翘起，似乎要随时腾空跃起扑向方来犯之敌。

《元史·兵志》中还规定，“万户、千户、百户分上下中下。万户佩金虎符，符跌为伏虎形，首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别。千户金符，百户银符。”金虎符既用于典兵，三珠，等级最高，权力最大，统兵最多。无珠，等级最低，权力最小，统兵最少。同德发现的正是等级最高的三珠金虎符。其无论图饰设计，还是制造工艺的精细度、精美度，是虎头金银牌无法比拟的。金虎符是历代皇帝赋予统兵权的象征，更是元代统兵权大小的授权证书。

史载，公元1269年，忽必烈封其第七子奥鲁赤为西平王，镇守青藏，设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又称脱思麻宣慰司。当时，脱思麻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由几个部分组成：一是以总管府以及总管府下辖的各州、县行政管理为主，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二是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如贵德境内设贵德州元帅府；三是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等。在贵德以南的广大牧区，当时设立的是万户府。这在我早年所著的《宗日之谜》一书中已经有了论述。作为皇帝赋予统兵权的授权证书，金虎符当时每个行省颁给最高军事长官两面（都元帅府正副元帅或都元帅与达鲁花赤）。所以这件三珠虎符，正如乌云毕力格教授推断的：很可能是宣慰使兼都元帅的信物，而如果金虎符是本地官员的牌符，那么应归必里万户府达鲁花赤或万户所有。

今天发现的元代八思巴文长条形金虎符比起圆形牌少之又少，至今出土过四面，分别只发现于俄罗斯叶尼塞河流域、中国内蒙古等地区，而这一块发现于青藏高原，可以说意义重大。同德金虎符正是元朝格外重视同德地区、对其进行直接有效的军政管理，以实现全国各地军政一体化的历史证据，它对厘清元代符牌和官制、兵制种类，研究西藏地区从元代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具有巨大的补史价值，是名副其实的国宝级文物。

